

## 古迹

桑金伟 文/摄

对于爱好古建的人来说，“三雕”总是如雷贯耳的，“三雕”是古建上木雕、石雕、砖雕的总称。中国古建的“三雕”绝胜处应该在徽州，那么宁波的“三雕”绝胜处在哪里呢？笔者通过几年的实地走访，对宁波“三雕”绝胜处进行了梳理。

我的梳理基于三条考量原则：首先，考察对象是宁波市内以实物存在的古建筑，仿古建筑（含移建的）不在此列；其次，木雕、石雕、砖雕都要出色，缺“一雕”都不行；第三，“三雕”须是原建筑物固有部件上的（即原始应用物），收藏的、借用的以及仅用于展览的“三雕”，均不在此列。

经过数年调查走访、拍摄考证，有4大建筑物“入围”，分别是庆安会馆、保国寺、宁波城隍庙、奉化萧王庙。最后，庆安会馆成为我心目中的宁波“三雕”绝胜处。

保国寺是中国古建的著名范例，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保国寺拥有历史悠久的石雕和精美的砖雕作品，然它们多为移建的或仅是收藏品和展示品。

宁波城隍庙即宁波府城隍庙，又名郡庙，民间俗称老城隍庙，处于宁波闹市区，供奉城隍神。1981年被列入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。2022年宁波府城隍庙修缮工程被列为首届“匠心杯”浙江省优秀文物保护工程项目，建筑上的朱金漆木雕十分精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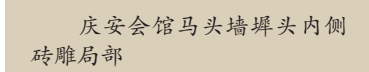
奉化萧王庙坐落于奉化区萧王庙街道西首，是为表彰北宋奉化县令萧世显的政绩而建。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，萧王庙内多石雕，特别是正殿前檐的明代雕刻云纹盘龙石柱4根，气韵生动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种盘龙石柱在宁波乡间极为罕见。2005年3月，奉化萧王庙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庆安会馆的“三雕”均很杰出，而且“三雕”数量多，更可贵的是，这些“三雕”仍是原建筑物固有部件上的。

庆安会馆位于宁波市区三江口东



庆安会馆前戏台顶的木雕



庆安会馆马头墙垭头内侧砖雕局部



庆安会馆大殿正面和前戏台之间的“三雕”精华集聚处

岸，为甬埠行驶北洋的船商所建，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。它既是祭祀天后妈祖的殿堂，又是船商航工娱乐聚会的场所，是中国八大天后宫和七大会馆之一。2001年6月，庆安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一进入庆安会馆，精美的“三雕”作品令人目不暇接。

庆安会馆的木雕多为“漆金木雕”，据说这种木雕始于汉代，是集木雕、彩漆、镶嵌和贴金为一体的传统工艺。它以樟木、椴木、银杏等优质木材为原料，通过浮雕、圆雕、透雕等技法雕刻而成，再运用贴金饰彩，结合沙金、碾金银、沥粉、描金、开金等工艺手段，最后涂上传统的中国大漆制成。

庆安会馆中的木雕雕刻题材十分丰富，在建筑的雀替、挂落、戏台藻井、栏杆结子等处，以“龙凤呈祥”“富贵牡丹”等飞禽走兽、奇花异草为主，在建筑的梁、枋、撑拱、装板等处，则以“云游仙境”“教子升天”“三英战吕布”等民间故事为主。木构件雕刻层次丰富，整个庆安会馆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。

庆安会馆的精美石雕集中在大殿进口处。大殿高10多米，中间有龙凤柱顶立，采用的是镂空雕刻，在整块

石料上一气呵成。正中透雕两条蛟龙倒挂于石柱上，张牙舞爪，威风凛凛；两边的石柱上则雕以“双凤和鸣”。这些石柱精雕细刻，实为艺术珍品。

与龙凤柱相近的两侧八字墙上，分别嵌有一块高、宽均为1.5米的浅浮雕石刻，把古杭州的山水、楼台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参观者面前，细腻的浅刻法与龙凤柱豪放浑厚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正中一间屋宇前，还有一块石雕丹陛。丹陛的雕纹虽然已经风化，细看仍能辨出是“腾龙升天”图案。

庆安会馆细腻精致的砖雕，主要分布在山门的门楼和马头墙的垭头上，雕刻刀法精细，众多人物层次分明地呈现于画面上，栩栩如生。

如何只用一张照片，同时记录精彩绝伦的“三雕”作品？大殿正面和前戏台之间，可谓“三雕精华聚一处”，我在这里按下了快门。在这张照片上，木雕处于照片的右上角和左边缘，其中右上角是大殿的撑拱、匾额和挂落；石雕除了龙凤柱，还有八字墙上的浅浮雕石刻，用的是本地著名的梅园石，雕的是“玉泉鱼跃”图；砖雕在照片左边的马头墙垭头以及八字墙石雕的上部，雕的多为人物。

## 慢时光

蔡体宽

近日在家翻出一本“宁波自行车行驶证”。蓝色的塑料壳子，里面的内容由车辆管理人员用黑色钢笔填写，填发日期是1987年5月14日。

从买自行车的日期看，是我从豫西刚调到镇海工作半年。有了自行车，我每周可以回潘火桥家里，单程将近30公里。顺风的话，从虹桥出发，过孔浦半个多小时。春二月里，路旁菜花开了，香气扑鼻。远望江南，青山连绵起伏。返程时，如遇逆风，骑车用力小腿犹如绑了铅块。过了宁波大学那一段，见村口小店有卖青团的，即买两只来吃，歇歇力，再向前踏一会儿，就见到厂里高耸的大烟囱了。一位家住虹桥的朋友跟我说：“顺风脚踏味道，顶风脚踏劲道。”那时我30多岁，觉得蛮有趣的。

不久，我就乘厂车上下班了。每天下班从镇海乘厂车到宁波市区，再骑自行车回潘火桥。最初厂车停在宁波拖拉机厂那里，我将新购的自行车停在解放桥北堍的弄堂里，弄堂口有我一个堂房阿婶管理的酒厂批发部。她说，新的脚踏车尽管来停好了。那里的路名也好听，叫槐树路。附近的桥头旁，有家门面较宽的家具店，我去那里买过两个木头方凳。一位年长的店员，说上海话，带着我挑凳子，十分热情。这些事再平常不过了，我写的时候，却觉得岁月被“发酵”成种种风景。

一个月后，我就将自行车停在拖拉机厂那里了。下班车到站头，我爱从江北公园旁经扬善路拐上人民路，不远处见三江剧院。有时朝轮船码头方向行，穿过车站路，见船已开走，码头外顿顿空空。车站路口上，有家带有“马”字的食品店。有一年的初春，下班天色已暗，食品店还开着，我进去去买了一只菠萝形状的奶油蛋糕，一路小心带回家。妻讲，这么晚，怎买蛋糕？我说，今天是你生日呀。

夏初的傍晚，迎着姚江的风，骑车踏上新江桥，下桥慢慢停下来，走进副食一店朝南的门，那里有售调味品和半成品的

## 下班路上

菜肴，看着就想买上一些。过桥顺势而下之时，我总要望望右边的江左街。它有弯势，街上有货摊，通向和义路。新江桥堍头的边上有石级上下，可去江左街。江左街上有家“江左饭店”，40年前我在河南厂子的阅览室里看各类报纸，报上经常提到宁波“江左饭店”。回到家工作后，我去江左饭店吃饭，食客不少是从乡间来甬城的。

后来，厂车停靠站改为和义路战船街口。我们同乘一车的职工，有30余辆自行车停在上街沿，连成一排。单位请了一位家住战船街的居民管理自行车，还用一根长长的钢丝绳将自行车串在一起。有时回家早一些，就去管理人员家，她马上陪我去将铁锁打开。自从在和义路下车后，我骑车喜欢从开明街那里走。秋雨之夜，经“三百”，进内购浴巾，浴巾上印有连叶的葡萄图案，雪青色，很文气。百货店是当时的地标建筑，有了这种老店，说明城市的底气厚。

七八月间，下班骑车悠悠的，黄昏时分，从开明街穿过中山东路，又过梅龙镇、民光电影院、“缸鸭狗”，在近药行街口的烟纸店旁停下。在店门口买一把折扇，扇面为飞雪中的梅花。再骑车折转朝东，药行街上行人较少了，记得儿时见过那街上有好几处经营旧木器的店家，里面置放着凉床，精巧华贵，至今尚有印象。路过展览馆、图书馆，门前都很静了。这时候，见沿街有些居民摆着小台子开始喝酒吃饭了。出了药行街口，车子踏上老江桥，看到桥头右旁一家制售钓鱼钩的小铺子还没打烊。

## 宁波三雕绝胜处

## 乡愁

高子华/文 丁建东/摄

象山石浦东门岛有很多标签。第一次上岛的客人，一般会对老街入口矗立的“浙江渔业第一村”牌楼，留下最初印象。民俗学学者则把这个面积只有2.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，称为“众神之岛”。因为这个小岛历史上最多时密布14座庙宇，不仅供奉海神妈祖、治水的大禹、历史人物王将军，还有能听辨海水深处不同鱼群声音的鱼师等一众海神。一位栖居此地的诗人，在其诗作《傍晚，石浦港内的几种事物》中发出感慨：“东门岛像一条大鱼露出水面的脊背。”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读初中，每年仲夏，镇里都会组织横渡石浦港的游泳活动，从石浦游到对岸的东门岛。在那个生活单调的年代，这是小镇的节日。平时冷清的渔港马路边，张挂起五颜六色的标语，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，大声说笑，赶往现场。小舅和他很多朋友一样，东门岛游一个往返上岸，上衣披在肩上，赤着膊在大街上神气地走。

但是，“千重山不要隔一渡水”，即使东门岛近在咫尺，看到的终归只是眼前的风景。故乡的边镇海岛，史书上关于它们的记载常常语焉不详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对海对岸这个岛屿的诸多传说充满好奇。这些故事弥漫着神奇的魔力，不知不觉将我引入隐秘的时光隧道。

矗立在东门岛半山腰的东门庙，又名“护圣庙”，历史上屡毁屡建，至今护佑着进出海道的渔商船只。“护圣庙”三字来历不凡，方志记载是县丞赵举之奏请御书所赐。东门门头双峰对峙，潮起时奔水冲涌，凶险异常。唐贞观和永徽年间，先后有会稽商人和越州工匠舟船往返闽台，在此庙祈祷牲礼，咸有感应。人物有名有姓，故事跌宕起伏。民国大儒陈汉章在《象山志》中不惜篇幅，完整收录了这两则唐代传奇。

南宋建炎四年(1130年)，高宗被金军追杀逃至温州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舟船入海、海漂经月的皇帝。当时的温州未经战火洗劫，繁华犹存。驻跸江心寺数月，望着眼前舟帆往来，高宗忽然悟得其中的帝王之道：“市舶之利，若措置得宜，所得动以百万计，岂不胜取之于民？”

一俟其定都临安，新启“开洋裕国”朝政，开启了宋人大航海时



东门渔港

代的崭新气象。终其一朝，虽然疆域不及北宋一半，但财力已抵前朝最好时期，这其中奥秘，就在于“市舶之利”。用今人的经济学观点，就是通过海外贸易实现的贸易顺差。沧海一角的“护圣”小庙，可谓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生动注脚。

明初朱元璋“置卫控海”，东门岛再次迎来高光时刻，以筑“昌国卫”成为帝国边陲的海防重镇。“昌国”原在舟山，卫所沿海岸线向南延伸，是因为东门岛位于三门湾南岸，地处甬边角，是从闽台海道北上进入宁波的必经之处。

置卫于此，既可慑服元末方国珍起兵台后散落岛屿间的旧部，又可御控起伏不定的倭寇。建武七年，方志描述“旗纛有庙，演武有场，军器有局，战船有式”，俨然“海上屏障”。后因悬海不便，“昌国卫”再迁至靠山望海的后门山下，现在同属石浦的昌国。此后东门岛和浙江东南沿海的其他岛屿一样，历经明清两朝海禁交界，深深坠入岁月之海。

清康熙四海平定，“海禁”渐弛。闽台渔民驾舟渡海，源源不断迁居石浦和周边东门岛诸岛屿，带来了各自的方言习俗，还有高超的捕鱼和造船技术。东门岛外接大目洋、猫头洋和渔山渔场，内有石浦渔港舟船相继，是渔船补给避风和渔获交易的天良港。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塑造下，东门岛以“渔”为业，重显于世。

## 东门岛记

自康熙后期直至民国，东门岛渔民在岱山东沙角搭棚建寮、晒鱼劈柴、修船补网，开办渔栈、渔行，渔获销往宁波和后来居上的上海等地。乾隆三年(1738年)，东门岛渔帮在东沙创建太和公所，随后奉化、临海等地公所纷纷成立，议渔价，调解渔捞纠纷，呈现一种迥然不同于农耕文明的社会形态。

当时光之潮涌入20世纪，机帆船进入沿海渔业捕捞，渔民舟楫为生的生活，呈现颓败之势。1933年9月，蔡楚生、聂耳、王人美等一批中国早期优秀电影人来到石浦，以东门岛的渔民生活为脚本，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《渔光曲》。这部电影的英文名《渔夫之歌》，或许更能直白地表达影片的主题——这是传统渔业劳作的挽歌！

有意思的是，东门岛渔民邵银才，在影片里本色出演一位划船翻船入海的渔夫，因而得以和艺术家们一起永留银幕。正像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一样，东门岛以这种独一无二的姿态，为中国海洋渔业变迁留下颇具标志意义的经典画面。

那个年代，东门岛还因为蔡元培、马叔伦二位先生在此驻足，留下一段佳话。1927年1月，蔡元培、马叔伦因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，遭北洋军阀孙传芳通缉，避难象山。东门岛灯塔主人任筱和、任葆孚兄弟二人，接其一行上岛，居东门门头偏僻的灯塔用房。



东门灯塔

上次次日，蔡先生一行转赴福州。当年时局动荡，南下航道“绿壳”强盗横行。为确保安全，任氏兄弟商定，两位先生乘坐自家的福建绿眉毛大钓船，由捕鱼出身、熟悉海路的大哥任筱和随船护送。一代大儒蔡元培、马叔伦与护航渔民同舟共济，沉浮流浪，一路南航。沿海码头、岛屿，无论官府稽查还是海盗“绿壳”，听闻东门岛灯塔主人押船，望风作揖。绿眉毛帆船长风破浪，平安抵达福州。

蔡元培先生离岛前欣然挥毫：“出其东门，介尔昭明。”君子知命不惧的浩然之气跃然纸上。如今，在东门门头，两位先生“乘桴浮于海”处，塑了蔡元培先生雕像，并镌刻先生墨宝立碑于像前。

今年东门岛开洋节后，我又一次上岛。25年前，象山渔民面对海洋渔业资源衰竭，发出延长东海渔区休渔期倡议并得到国家采纳。现在正是休渔期，渔港里桅杆林立，满目是修整的渔船。

老街路口搭着大篷戏台，两艘传统福建大捕船船模上，供奉着妈祖娘娘。前一天农历三月廿三，是妈祖娘娘诞辰日，原先也是一年度黄鱼汛的开始，岛民习俗是择涨潮时辰，举行开洋祭祀。现在开洋变为休渔，但迎奉妈祖娘娘巡岛、延请戏台班子演“出洋戏”等习俗延续了下来。

每次走进东门岛，都会发现“熟悉的历史”之外的历史演进，有别于一般生活经验的海岛生活，它们相互冲撞、挤压、交融，就像潮涨潮落，生生不息。

## 风物

俞亚素

母亲家用燃气多年，但是，土灶还在，土灶旁的灶桌也还在。它们彼此倒是不离不弃。

灶桌不是饭桌，灶桌是放在灶旁边的桌子。在农村，至少在我小时候生活的农村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一张灶桌。每户人家的灶桌样子差不多，长方形，桌面与灶面齐平。颜色也差不多，像棕色，又像灰色，也不知是烟火熏的，还是岁月染的。

饭桌用来吃饭，灶桌又是用来干啥呢？

平常，灶桌上放着几个叠在一起的脸盆。最上面的脸盆里通常放着蔬菜，有时是几片白菜叶子，有时是几个洋芋芋，有时是几根葱而已，多半是上一餐煮剩的。

烧菜时，灶桌才是热闹的。母亲先在灶桌上切菜，她切菜的时候，我们喜欢站在灶桌旁围着看。母亲并不是一个好的厨师，她切菜时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绝活。然而，我们姐妹妹，还有父亲，就喜欢围着灶桌看她切菜。母亲切完菜，就到灶前炒菜。父亲便在灶后烧火。我们姐妹妹，有的蹲在父亲旁边，看他烧火。有的依然站在母亲旁边，看她炒菜。有时，父亲问，年糕要煨吗？有时，父亲问，年糕要煨吗？我们几乎异口同声：要！他便说，快，谁去捞三根年糕来。一个屁颠屁颠地去了。有时，母亲说，快，谁去外面拔几根葱来。另一个也蹦蹦跳跳地去了。母亲炒完一个菜，并不急着端到饭桌上，而是先放在灶桌上，接着炒下一道菜。一时间，灶间里弥漫着柴火味和菜香味，那是我辈子里闻过的最好闻的气味。

后来，母亲用燃气炒菜，用的是一台老式的燃气灶。母亲依然在灶桌上切菜，我们也依然喜欢站在灶桌旁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。等母亲走到燃气灶旁炒菜，我们又跟过去，围着燃气灶继续聊。等她炒好一道菜，其中一个会接过去，顺手端到灶桌上。母亲又炒下一个菜。彼时，肚子咕咕叫了，嘴巴也馋得直咽口水。年糕是没地方煨了，于是

## 乡间的灶桌

悄悄地伸出拇指与食指，捏了一小撮灶桌上的菜送进嘴里。终究逃不过母亲的法眼，她半真半假地说，馋佬精，又偷下饭，快把菜端到饭桌上去。

饭桌在另一间屋子。小时候的灶桌还可以“开小灶”。春节，家里来了一批客人，饭桌不下，小孩子便被打发到灶桌吃饭。饭桌上的菜摆得精致一些，灶桌上的菜摆得随意一些。所以，这个小灶是名副其实的小灶，而不是特别优待。好在孩子们不计较，有得吃就行，吃完了一起玩才是快活的事。

我就常常被发配到灶桌吃饭。去外婆家，饭桌边坐了一圈大人，他们喝酒吃菜，我们几个表兄弟姐妹围着灶桌吃饭。也学大人的样，以白开水代酒，相互碰杯，然后一口闷。印象中，大表哥和大表姐最早退出我们的圈子，他们成年了，有资格跟着大人在饭桌上吃饭。

待我们都成年了，外婆已老得没法做饭给我们吃了。但是，灶桌还在。再后来，外公外婆都不在了，他们的屋子被卖掉，灶桌也不知所终。

成年后的表兄弟姐妹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风一吹，离开了母体，纷纷散落在世间各处。为了生存，我们在岁月的河流上各自忙着捕捞。偶尔见面，相识归相识，到底也生出几分“尘满面，鬓如霜”的感慨。想问问他们，还记不得当年围着灶桌碰杯又喝白开水的事。不料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或许，有些记忆，独自品尝也不错。